

1. 個案研究

大衛是一個18歲的大學新鮮人。他的父母大約12年前移民到美國。他的父親在一家保險公司擔任銷售部經理，他的母親是一間學校餐廳的廚師。他有一個就讀十年級的妹妹。大衛每天從家裡通勤上下學。他現在覺得心情低落、不想去上課、疲倦、注意力無法集中，還有胃口也很差。

在他的家人搬到美國之前，大衛一直由一位菲傭來照顧，這在香港的雙薪家庭中是很普遍的情況。看起來他搬到洛麗之前都很好，但搬來洛麗後的頭幾年則常常哭。他在學校上課時不專心，有時還會擾亂課堂次序。之後他被診斷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(ADHD)，他有學習障礙，尤其是閱讀和語言方面。他一直到小學畢業都靠藥物在控制。國中和高中時，他狀況變好就停藥了，直到十二年級時才又開始吃藥。進入大學後，他便自行決定停止服用所有的藥物。

大衛以前都會跟他的父母和妹妹去教會。他固定參加青少年團契，很受朋友歡迎。上大學之後，他就不再參加主日崇拜，也很少去團契聚會了。

從十年級開始他就說自己有抑鬱的症狀，包括情緒低落、對活動的興趣降低、感覺自己沒有價值，以及很難集中注意力。大學課程上了幾個月後，他覺得抑鬱症的問題更加嚴重了。

他和父母的關係不錯。不過，他曾提到，他母親要求他在學業上有更好的成績，使他很有壓力。他覺得他沒有辦法達到令他母親滿意的程度。她總是對他說：「如果你更努力，就會表現得更好。」

他很喜歡運動。他計畫主修運動管理，也修了幾門這個領域的課。他每星期大約有20小時在附近的游泳池當救生員。

問題：

1. 假如你是大衛的母親在團契中的朋友，你可以做什麼來關心這個家庭？
2. 大衛的家庭文化和期望如何影響他？
3. 假如你的兒子或女兒是大衛的好朋友，總是和他一起去青少年團契，你可以和你的兒子或女兒說些什麼，讓他/她去關懷大衛和他的家庭？